

情
爱

大书院

曹玉模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N G A I

PASHUOLAN

情
爱

大书院

DASHUYUAN

曹玉模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大书院/曹玉模.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1 重印

ISBN 7-5321-2048-1

I.情… II.曹…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6234 号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周志武

情爱大书院

曹玉模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52,000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3,101—6,200册

ISBN 7-5321-2048-1/I·1666 定价:17.00元

内容提要

曾以中篇小说《远去的鼓声》立足文坛的曹玉模,年过花甲仍笔耕不辍,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一部当代青年寻找生活定位和情感依托的长篇小说,题名《情爱大书院》。

所谓“大书院”,即省文联大院,一群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所在地。七十年代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又回到大书院。他们大都已过不惑之年,有的未婚,有的虽已结婚又发生婚变。他们的子女,有的已成人但没有固定工作,有的虽有固定工作,但单位不景气又面临下岗。小说以曾被错划为右派并下放劳改的苏平之子苏秋书等人,筹资开办歌舞厅和经营房地产为故事情节引发的主线,情真意切地描述了苏秋书和杨丽露、李恺明和杨丽玲、江涛和二荒妹、谢大荒和边子芳等人之间的婚恋情感,也表现了大书院中人和人之间互相爱护的风情,以及他们自强不息的精神。作品视角独特,反映了两辈人在不同年代创业的不同结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取材新颖,时代感强烈,生活气息浓郁。所写众多人物,跃然纸上。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为一位生活经历坎坷的老作家的新作品,值得读者品味。

第 一 章

三月，来自巢湖水面上的春风，温暖、湿润、明媚，并带有一股股催人奋进的感觉。地处淝河岸边的省会城市，被这阵阵春风吹得春意盎然，马路两边的乌桕树冒出片片绿茵茵的嫩叶，马路中间隔离带上栽种的月季花也绽开一朵朵鲜艳的花蕾，石砖缝里的小草正抬起头发绿茵茵的颜色。整个城市好像随着季节也苏醒过来，解脱那经过长达几个月寒冷冬天给人们带来的臃肿、负担，人们穿起单薄的红色、绿色、藕青色细毛线，身体上各部位该突出的明显地突出来，线条鲜明，婷婷娜娜。春天在女人身上来得最快。

改革开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们讲究穿戴了，原先那种灰色的、蓝色的、黑色的传统服饰，变得丰富多彩了。与之相配合的，夜晚马路上光彩夺目的霓虹灯，各式各样广告牌，配上川流不息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景象。城市交通方便了，但上下班的人却越来越少了，不少大中型国有企业生产都不太景气，许多小型集体企业，甚至倒闭、破产，工人无需上班，成了下岗工人。春天的城市却又增加了一层阴影。

市区东边有一条马路，本名叫蚌河路，沿路大都是计划经济时期创办的大、中、小型国营企业：冶金、化工、机械、五金、纺

织、机电，样样都有。有的是当年街道办的集体制工厂，手工业改造时转变过来的企业，由于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些大小企业都面临机械设备陈旧，产品不新卖不出去，人员众多等困难。进入到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像春天的长江潮水，洪流席卷，奔腾咆哮，陈腐制度都被冲得唏哩哗啦，于是在蚌河路上就形成一股企业破产、倒闭、转产、兼并风潮，百十家工厂，都面临着危机，工资发不出，甚至有的干脆就发 128 块钱生活费。于是有人说：整个一条蚌河路就成了“128”大道。

在“128”大道上，有两根水泥柱子做的门框，上面有一条弯弯的拱形门楣子，隐约还刻着“大书院”三个行书字。这是一座古老的旧社会的居民大院，名叫许家大院。解放前，许姓几百口子人都住在这里，一共四进，高墙围绕，大门朝南，有门壁，精湛的门楣上镶嵌着“敦仁堂”三字。厢房的水平墙与含山墙前后相接，左右对称，排列有序。尤其是正厅前有八根红漆木柱，每根柱脚下均有大理石做的莲花形的柱础，坚实有力。柱上有两副楹联：

我以书籍传子孙
胜过良田万顷
我以德名留后人
胜过黄金万镒

可惜，随着人员逐渐增多，大庭院渐渐分成若干小家庭，门窗开得多起来，烟囱竖得多起来。为首一户名叫许德民，在国民党名将张志忠麾下干过中将副军长，在省参议会又兼副参议长，声望很高，名噪一时，娶了三房太太，都住在大庭院。还没有解

放，许德民就带着最心爱的三姨太逃往台湾，数百间房屋倒塌的倒塌，拆迁的拆迁，主房在 1951 年就被扒掉。由于土地改革，这个大庭院的房屋变成文化系统宿舍，就不断接纳一些江湖艺人，有唱倒七戏的、说大鼓书的、唱洋琴的、拉二胡的，还有耍拳弄脚玩把戏的。里面搭上草棚子，民间艺人各自租赁一间，各唱各的，各演各的。晚上或是下午，上街赶集的农民买过卖过东西后，就到这里来花上几毛钱，朝小矮板凳上一坐，吃着葵花籽，吸着香烟，听着大书，或是看戏，或是看玩杂耍的，各取所爱。那说书人敲着板鼓，打着竹板儿，张开嘶哑喉咙哇啦哇啦地说着《薛仁贵征东》、《穆桂英挂帅》、《水浒》；唱倒七戏的就唱《半把剪刀》、《小寡妇上坟》之类的民间小戏。许家大院不知不觉中，就被叫做“大书院”，热闹过一阵。1955 年先由反胡风运动开始，后来演变为肃清一切反革命运动，紧接着第二年又来了个反“右派”斗争，这么一折腾，那些民间艺人突然消失了。唱大鼓书的人不知不觉走开了，有的被送去劳改，劳教；唱倒七戏的人，被国家正式剧团收编，拉二胡的也悄悄回乡下种地去了。不久大书院里那些草棚子，无人过问，风吹雨淋，倒的倒，拆的拆，中间不断还有外单位在里面盖楼，渐渐就成了一个大杂院。

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文化系统中一般干部，由于运动频繁，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的人也很多。经过一段漫长的劳动改造之后，重新得到平反甄别，回来无处居住，就被安插在这里，住的大多数是平房。干部下放了，他们的子女也变成知识青年。随着“四人帮”被打倒，落实政策，人员又陆续回来。他们的子女也都跟着回来。但由于父辈们的历史、政治条件因素，回来的子女们的工作，大多数都分配在现在称为“128”大道旁的工厂里，叫父母提前退休，儿女顶替。眼下遇到国营企业不景

气，十有八九工厂日子都不好过，有的工厂倒闭，青年人下岗待业的一天比一天多，工资也只能拿到 128 块钱的生活费，有的甚至还拿不到……

一天晚上，大书院门口出现一个人影。在昏黄的路灯光照射下，我们看到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床被条，用灯草席子包裹着，右手提着一个破箱子，脚步匆匆地走进来，好像害怕被人看见似的。他名叫苏秋书，是后面楼上苏平的儿子。苏平原是文化局艺术研究所的所员，青年时代被打成右派，一直下放在农村，儿子苏秋书也跟随到农村插队。从农村上来之后，没有接受单位，只好在父亲单位劳动服务公司里糊信封和纸盒子，打印文件，送送邮件。最近单位决定解散服务公司，所有临时进来的工作人员一律解雇。秋书当然在解雇之中。他原先顾虑回家居住，因为他的母亲石薇不是亲生母亲，关系搞不好，就临时睡在劳动服务公司一间堆纸张的案板上，吃饭也是在单位食堂里搭伙，很少回家。现在劳动服务公司被解散了，他不得不回家，趁着天黑时，夹着被条，悄悄溜了回来。

上了四楼，他轻轻敲门。父亲开门一看，原是自己的儿子。三十多岁了，不仅没有正式工作，而且还是个单身汉。父亲眼看儿子满脸苍白，神态疲惫，心头一酸，一句话也没说，就让儿子走进来。

继母石薇，一看是秋书回来了，站在沙发旁，说：“那劳动服务公司真的关门了？”说过就与苏平争论起来：“我说当初就不应该进那什么鬼公司，可你抱着侥幸心理，说将来有可能顶你的职，留在原单位靠得住一点。这下还靠得住吗？”

父亲苏平看了看儿子，说：“没有工作，就先在家蹲着，慢慢找人。你先把那边小房间收拾收拾住下来再说。”

儿子秋书不言语，一面将被条放进小屋里。看见继母走进厨房，他连忙向父亲说：“爸！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长期不工作。爸爸！能不能将你写字画画得来的稿费先给我几个，我出去做个小生意，或是搞个什么事。”

苏平看看儿子，想起他的亲生母亲徐香当年的形象，心里不由产生一阵同情和怜悯。

“你想要多少钱？”

“现在没有三万两万，什么事也干不成。”

“你先把干什么想好了再说。”

父子两人正说着话，石薇从厨房里出来，秋书立即停着了话头，苏平也绕弯子说着别的话题。

秋书忽然说：“爸爸！妈妈！我听说前面平房里的导演吴浩鹏要闯深圳去，我想跟随他一道去。爸爸！你去和他说说，能不能带我一道。”

继母石薇说：“吴浩鹏到深圳去是为了谋生活的吗？你别想入非非。”

父亲也说：“他那个人能靠得住吗？再说他到深圳去是为什么还搞不清楚，能跟他去吗？我看还是先在家里呆一阵子，以后再说。”

秋书朝铺好的床上一躺，脸仰着望向天花板，不知如何是好。心想：难道天底下竟容不了我苏秋书一个人吗？

几天后的一个清早，才六点多钟，大书院的门前，住在前面平房里的、在剧团当导演的吴浩鹏，提着箱子，来到门口，等出租车到深圳去。他那位朴实、忠厚、年轻的妻子杨丽玲带着她的妹妹杨丽露和儿子小东，一起跟随后面送行。

杨丽玲，从事十多年的图书馆工作。由于图书馆五十年代就在大书院里的，后来扩建，搬到淝河南岸去了，这儿剩下几间旧房子，改为大书院阅览室，杨丽玲就留在这里看看阅览室。现在丈夫要远出家门，吴浩鹏口头上也说要带着杨丽玲一道去的，但杨丽玲不想去。再说她最近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关于吴浩鹏之所以要到深圳去，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有了外遇的话。据说他在外面碰上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姑娘，他借此由头想带着女姘头到深圳去同居。尽管有这些传说，杨丽玲没有亲眼看见，也没有抓到证据，所以也就不好阻挡丈夫，只好随他的便吧！

居住在后面楼上的几位老朋友，苏平、江朴、李恺明早晨出来锻炼，刚好碰上，也就表示送行。大家站在大书院门口，说些出门要注意等等的安慰话。妻子杨丽玲冷冷地站在一边，直愣愣地，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心思。儿子站在吴浩鹏身边，拉着爸爸的手，眼泪洒洒的。小姨子杨丽露小声地说：“姐夫！到那里就来信啊！”吴浩鹏脸上表情冷淡，不说一句话。他现在考虑的是上车能不能买到卧票。

几位老邻居说了一些“单身一人在外面处处要小心”之类的话，吴浩鹏对于这些话似乎都没在意，眼睛一直望着马路上，还不时看看手表，偶然他也回过头看看居住十多年的大书院。这座古老院子，一砖一瓦，那口古老的深井，那棵老槐树，很值得留念；还有那个原先是说大鼓书艺人活动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阅览室，妻子杨丽玲就在那里工作，一旦离开，似乎又有说不出的依依之情。说实在的，要不是为了后面四楼上那一个女人，他也下不了这么大决心远走深圳。这个女人才是他真正外出的主要原因。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住在后面楼上原林业厅厅长沈直彬的女儿沈萍，林业厅宣传科干部，正与吴浩鹏在秘密偷情来

往。这次吴浩鹏南下深圳，就是她唆使的，两人秘密有约，想叫他抛弃旧家庭，到深圳重建新家庭。因为在这大书院有妻子杨丽玲，还有小姨子及小儿子，社会舆论不允许他这样抛妻离子，只有远走高飞才能实现团聚的梦想。但现在两人还是处于极其秘密状态中，连杨丽玲也蒙在鼓中，不知道呢！

人行天桥下出现了一辆夏利出租车，吴浩鹏连忙招手，送行的人都紧张起来。汽车到了吴浩鹏面前停下来，拉开车门，小姨子连忙把包往车门里塞，他的妻子杨丽玲却纹丝不动。邻居们都挥着手说：保重！一路平安！一路顺风！到那里就来信，唯独杨丽玲却原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就在此时此刻，忽从后面楼上走下来一个青年女子，那就是沈萍，虽说手上挽着一个菜篮子，但那神情却非常紧张，在吴浩鹏快要钻进汽车时，她正好赶到，不顾杨丽玲的尖锐视线，走到吴浩鹏身边轻轻地说：“吴老师！走啦！”

吴浩鹏回头看了她一眼，好像用那不会说话的眼睛说：“放心！我到了深圳马上就给你来信，你等着吧！”

这一丝微弱而又默契的动作像电流一样飞快传到杨丽玲的眼里，她在心里嘀咕：“难道说的外遇就是她？”

出租汽车启动了。

“大书院”虽然破烂不堪，但是文化人汇聚的地方，正如东林党人所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文化人最爱议论，最爱管闲事，遇到不公平的事还又喜欢发发牢骚，打打不平，虽然穷得不得了，但要求民主意识很浓。

那是一个多事的年代。1957年春天，住在这里几个文人，一天傍晚到院子里老槐树下乘凉。那时大家都住的是平房，门

一开，就见面，有时端着饭碗也能聚在一起闲聊。这天晚上天气特别闷热，蚊虫又多，李恺明当时刚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江淮文学》期刊当编辑。十九岁小青年，看见当天省报上发表一篇署名“邻落吕”写的文章，批评当时文艺界有一股右倾思潮，说当时文坛上很有点像是匈牙利裴多非俱乐部的味道，不点名地指责他所在的刊物最近发表几篇谈情说爱的小说，就是代表这种“右倾”思潮。批评文章说：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配合当前整风形势，反而歌颂资产阶级自由恋爱观……李恺明感觉有点左倾味道，以政治压人，以权势压人。他就和住在一起的江朴、苏平谈起，大家越谈越感到愤愤不平，都是要笔杆子出身，决定联合起来写篇批判“邻落吕”的文章。于是大家找来当天的省报，对照文章写起反驳文章来，题目叫《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教条思潮》，三个人就化名“大书院”。

“大书院”文章一发表，立刻轰动整个省城。特别是在文化、文艺、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都说写得好，是针对左倾思潮迎头一棒。但他们并不知这篇“左倾思潮”文章是省委几位负责意识形态的部长所写。

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省委派了一位宣传部长坐镇调查，认为“大书院”一定有一个右派反革命集团在兴风作浪。经过大会小会批判斗争，最后查出是以李恺明为首写的，江朴、苏平两人配合而已。运动后期将李恺明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极右分子，苏平、江朴为一般右派。说他们猖狂向党进攻，把矛头直接指向省委，并将他们押赴江南“周王农场”劳动改造。李恺明在改造期间每月只有十块钱，不仅劳动极其艰苦，生活上也受尽折磨，整整劳动了五年。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过一次甄别平反，该省又换了省委书记，政策有所松动，李恺明、苏

平、江朴三人又被调回来平反。在等待平反中，不久又发生“文化大革命”，李恺明受到打击最为严重，又一次被押送回到皖南山区原籍，交给当地群众管制劳动。

江朴和苏平，由于他们不是为首者，但同样遭到下放劳动。1979年全国右派平反，他们才得以回到大书院。儿女们跟着遭难，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从十七八岁就下放农村插队。苏平的儿子苏秋书在下放期间还被送去劳动教养。解除教养，回了城，找工作没有单位要他，只好进了父亲单位劳动服务公司。老一辈父母经历过“下放”，儿女们经过“插队”，现在又正逢“下岗”，所以大书院成了两代人同样遭遇不幸的地方。

住在大书院楼上的苏平，在送走了吴浩鹏之后，回到家里，吃过了早饭，躺在沙发上，享受那饭后一袋烟的兴趣。老伴石薇早锻炼回来了，手上提着大包小包蔬菜，她是锻炼带买菜。门吱呀一声推开后，发现苏平呆呆地坐在那里，就问：“怎么没去淝河公园老人墩？”

“我去送人啦！”

“送谁？”

“送前面吴浩鹏去深圳。”

石薇不屑一顾地说：“他去深圳是为了赚钱发大财的吗？恐怕他与杨丽玲最近关系不太好，想摆脱她罢了。”

苏平向老伴眨眨眼，抬起头望了石薇一眼说：“恐怕算被你说到了。今天刚出门时，大家都集在门口，连他的老婆杨丽玲也在旁边，正在等汽车，忽然我们楼上的沈萍，匆匆地跑出来与吴浩鹏打个照面，用眼睛说了一句话。我估计吴浩鹏就是为将来带走沈萍而远走高飞的。你看，要不了多久，沈萍肯定也要去深圳，什么闯特区赚大钱都是假的，真正是为了爱情。”

“爱情？什么爱情？破坏别人的家庭，那叫什么爱情？吴浩鹏那个人心里长草了。”石薇很同情杨丽玲似的。

他们所说的沈萍是什么一个人呢？

沈萍就住在大书院里后面楼上。沈萍的父亲人家都叫他沈直彬沈厅长。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林业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在父亲林业厅宣传科工作。谁知这位千金小姐偏偏不爱本职工作，因为从小生活在大书院里，受到文化熏陶，喜欢唱歌跳舞，无事就爱往剧团里跑，这样很快就和导演吴浩鹏认识了。一个黄花闺女竟然爱上一个比她大上十八九岁、并且还有老婆带孩子的男人，这在大书院里要是张扬出去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作为沈萍的父亲沈厅长，当然不允许，当他知道这件事时竟然要把女儿调走，调到皖南祁门深山老林里去，千方百计要拆散他们。就为此事，沈萍才催促吴浩鹏赶快到深圳去，先走一步，然后自己也跟着去。

苏平一面摊开宣纸，磨墨准备画画，笑着说：“大书院不能蹲，干脆逃之夭夭，到特区去组织新家庭，谁也干涉不了。”

“你倒是幸灾乐祸，不同情杨丽玲反而帮助吴浩鹏说话。”石薇白丈夫一眼，“你和他是‘一瓢货’。”

“我怎么和他是‘一瓢货’？”

“你在农场干的好事，忘记了？烧茶水炉子竟和女人胡搞。”石薇重提旧话，还用手指朝苏平鼻子上一划。

石薇一提此事，苏平立即就不言语了，因为他害怕给呆在小房间里的儿子秋书听到。那个和他“胡搞”的女人就是秋书的生身母亲。

苏平的思想像一匹骏马奔向三十多年前的周王农场，那个令他难于忘怀的岁月。

反右斗争结束后,李恺明、苏平、江朴三人同时遣送到皖南山区周王农场,李恺明和江朴两人,分在牧场上放牧牛群;苏平则留在公路口旁边,在路边筑起了茶水炉子,他就烧炉子,整个一个分场百十名职工喝水用水都全靠这个茶水炉子。

一天晚上,来了一个妇女,名叫徐香,是省城商业厅里一名女科长。因过去在学校里参加“三青团”又一直瞒着组织,“反右”被揭发出来,说成是“三青团”区队长,够上历史反革命杠子,也送到这里来监督劳动。她被分配在蔬菜队劳动,拖着板车来来去去经过茶水炉子。此人生得白净漂亮,高高的个条,团团的脸蛋,丰满的身体,特别是那张樱桃小嘴,两个甜美的小酒窝,有着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力。虽然被监督劳动,但劳动时卷着裤脚,露出两条雪白的腿肚,在污泥中陷来踩去,令人特别感到心疼,这样美好的脚怎么能整天在污泥里踩来踩去?要不就是拖着板车拉大粪,人们每每看到她扭着屁股在山坡小道上拉车,心里都会产生怜悯、同情。拿这么好的女人来干这种沉重的劳动太不应该了。

她每经过茶水炉子时,苏平则喊她进来歇歇,弄点热水给她喝。晚上她劳动回来,总是要来茶水炉子打上一盆热水,端回房间里洗呀擦呀!显然沉重的劳动,并没改变她爱清洁的习惯。每次来打水,苏平总是多打几瓢给她,有时候还送几节红薯给她吃。饭冷了,她又把饭盒子拿来热热。这样就和苏平混熟了,来来往往有了一定感情,心心相通。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了,她拿了一个水桶来打水,打过了水不肯走,就依在炉子旁站着,和苏平谈心。苏平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叹了一口气说:“哪还有什么人呢?我那原先的丈夫来信要和我离婚。我们结婚刚刚

五个月，运动就来了，我自从被送到这里就没接过丈夫的信。”说着流起眼泪来了。

苏平将自己煮的稀粥，端一碗给徐香吃。吃完了粥，她身子也烤暖了，浑身冒出热汗。开始是苏平用脚碰碰徐香的脚，她不动弹，苏平胆子越来越大，就抓起她的手揉着。揉着揉着，徐香一下就歪到苏平的怀里。此时此刻，二十大几岁的年轻人春情荡漾，哪里忍受得了呢？险恶的环境也不顾了，相互搂抱在一起，苏平用手伸进她的怀里，抓住她那鼓鼓的乳房，正抓得痒酥酥的，她意识到下一步就要发生的事情，有点害怕，推开苏平的手，说：“不行！万一发生怀胎那该怎么办？我们现在是改造对象，不能再增加麻烦了，还是到此为止吧！”说着就要起身离开。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借机来点刺激，痛快痛快！”苏平搂着她不放，并将她放倒在自己的床上。徐香还是爬起来，笑着说：“你大概一两年没过来了，熬不住了吧？”说着爬起来就走了。

不过有这一次感情交流，就有下一次互相来往。徐香还是经常到他这个水炉旁来，为了某种感情的相互依赖，他们有共同语言，怎么也分不开了。一年一度春节来了，农场里放假，所有干部与工人都回家去了。除夕晚上，农场里只剩下一些右派或“反革命”，不准回家。苏平在除夕晚上，决定去看望徐香。他端着在食堂里买来的一碗红烧肉、炸肉圆子，来到她的门口。他从门缝里朝里面瞧，只见徐香一个人已经睡了，床头小柜台上放着一盏小油灯，火舌一跳一跳的，徐香斜歪着身子，好像她在看什么书。苏平敲门。

“谁呀？”

“我呀！苏平。”

“这么晚了，你还来干什么？”

“送点东西给你吃。”

“我已经吃过年饭了，别替我送来吧！”

“你开开门呀！外面风很冷，天又下雪。”

“被人发现会引起麻烦的，你还是回去吧！”

“今天情况特殊，没有关系，你快起来开开门。”

“那门没有拴，你一推不就开了。”

苏平用力一推，门“吱呀”一声果真开了。进了屋，他把带来的红烧肉、炸肉圆子放在徐香的床头柜台上。没有地方坐，他也只好坐在她的床沿上。她说：她不想吃任何东西，只是想喝酒。哪来酒呢？苏平一想在他茶水炉子里，自己还收藏着半瓶酒，为了讨她的欢心，又悄悄回到茶水炉子把半瓶酒拿了来。他叫徐香坐起来，给她披上衣服，两人就这样一对一嘴地喝。半瓶酒喝完了，苏平说：“喝酒应该暖和些，怎么不暖和反而浑身发冷，这是什么原因？”

徐香说：“你干脆说想进我的被窝，暖和暖和。真要进来你就进来吧！”

苏平把叫不得，衣服一脱赤身裸体钻进了她被窝，紧紧把她搂在怀里。

徐香身上被酒精刺激得浑身发热，烘灼烘灼的。她一个年轻的少妇，长久没遇到这种事了，如同干柴碰上烈火，尽管屋外雪花飘飘，天寒地冻，但是在这被窝里却如三月阳春，春风得意，醉意浓浓，如胶似漆。苏平问她：“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

徐香气喘吁吁地说：“糟糕！我忘了避胎，万一今天晚上怀上了孩子，怎么办？”

“不会的，哪来那么巧，放心好了！”

“我感到不对劲。你那么冲动，我担心。”徐香一把搂住苏平